

艺坛

演绎先贤励后昆 ——《秀才欧阳道》创作缘起



《秀才欧阳道》剧照。

姜福成

翻阅清康熙《宁乡县志》，其《人物志》上记载了欧阳道的事迹“欧阳道，字性之，宋德佑举进士不第，遂隐居泉溪（在今宁乡市喻家坳涌泉山）之右岩，读书避兵。后闻元阿里海涯拔潭州，将屠城。仗策入军门，劝勿杀。或阻之。道曰：‘吾以一身膏斧，夫何足惜？万一能活百万之命，吾惠博矣！’海涯深纳之。军还遂辟为荆湖行枢密院掌书记，转迁中书令史。卒于官。世祖惜其才，深悼惜之，金有司官敛，给传，还葬。”

翻阅《县志》之《名胜志》上称“孟子山，在县西五十里，世传欧阳道结庐读书于此。日登山植杉数十株，久而弥满，因书孟子‘牛山之木尝美矣’章句于壁以自警，里人遂呼孟子山。”后来翻阅明嘉靖所编《长沙府志》其《人物记·乡贤述》，亦记载了欧阳道的事迹，虽文字略有出入，但基本事实相同。同时，在该志的《名宦记》里还记载了阿里海涯的事迹，称他纳谏言，力排众议，免屠城，且开仓放粮，得到了百姓的拥戴。

综合上述记载，大体推论出这样一个历史人物和基本事件的轮廓，欧阳道不仅是个乡间读书人，而且是个孟子的崇拜者，用当今的话说，他或许就是孟夫子的“铁杆粉丝”。他说服阿里海涯放弃屠城，救了长沙一城百姓。欧阳道是一个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勇闯军营解救民倒悬的英雄，而阿里海涯也是一个勇于纳谏、顺应民情的识时务者。入元以后，阿里海涯推荐欧阳道做官。

考宋元交替之际的史料，其实这次应该是元军第二次打下长沙后的事。元军第一次打下长沙时潭州知州李芾全家死节。当元军南下两广后，湖南制置使张良烈，民军首领周隆、贺十二又重新夺回了长沙。南下的元军又返回打长沙，故十分恼怒长沙军民的顽强抵抗，方有屠城之议。

读了欧阳道的相关记载，我有了最初的创作冲动，我为这位先贤而深感感动，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他，认识他，让他的精神发扬光大，激励更多的人奋发进取。

从史料看，欧阳道的生活大体可分两段。第一个阶段，他在宋朝读书、教书，希望仕进而不得，在国难当头的关键时刻，冒着“以身膏斧”的危险，勇闯军营，救出长沙一城百姓，表现出一个士子勇于牺牲、解民倒悬的家国情怀。第二个阶段，入元以后他在元朝仕进，才华得到了皇室的肯定。如果写后面一段，可表现民族融合的主题，但并无突出的事迹记载，于是我终于选择了以勇闯军营、解民倒悬的这一节故事为背景创作。

早在4年前，宁乡市成立了一个民间职业剧团——宁乡新开泰花鼓戏剧团，团长喻亮清要我给剧团写点节目，大戏、小戏、说说唱唱都可。于是我把想根据欧阳道仗策入军门挽救一城百姓的事迹创作出一个大型历史剧的想法和他进行交流，我们一拍即合。

我们认为，挖掘本土历史人文，本土人写本土历史，本土人演绎本土故事，弘扬本土的人文精神，传承先贤的道德风范，对提升文化自信，激励民众向上的热情，都是大有好处的。于是，我们开始了《秀才欧阳道》的剧本创作，期望通过舞台演绎出这样一段可歌可泣的故事，让观众知道早在700多年前，宁乡曾有这样一个不顾生死、勇担道义、解民倒悬的士子。

2020年1月，剧本的初稿完成了，经过多次讨论，四易其稿。到2022年2月，我们开始音乐编配，聘请导演，选定演员，到5月中旬开始排练，8月6日正式公演。虽然演出还有诸多不足，但已得到了观众广泛的赞誉和好评。用我省老戏剧评论家陈四海先生的话说：“戏是需要反复锤炼的，《秀才欧阳道》已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期待广大观众和行家里手给予批评指导，以便进一步修改和提高。



苑杂谈

潇湘山水湘西情

——读王金石的水墨画

李熙斌

2022年1月，由王金石主创，石纲、石劲松、旷小津、谭长德参与的《锦绣潇湘·南岳衡山七十二峰图》中国画长卷，荣获了“第二届湖南省文学艺术奖”优秀作品奖。作品在湖南画坛、当代中国山水画界和观者中，产生强烈的视觉震撼，彰显了潇湘山水艺术自身的精神风貌。我品读王金石的南岳衡山巨幅长卷和《茶山》《茶山新绿》等湘西山水画，感觉到一种独特的韵味。他的凝练、简约的笔墨，高度概括衡山南岳、湘西山水世界的万象，呈现出自然的气息与内美，传达出他寄情湘西、潇湘山水的那份淡泊、悠远与情怀。

王金石的水画，以营造“湘西村落”作为自己的艺术追求。湘西山水给他以艺术的滋养。他描绘熟悉的湘西风景，将视觉语言加以想象组织，晕染出浓厚的乡土色彩。他深入挖掘湘西自然山水和人文山水原生态的视觉特质，形成了当代湘西山水画独特的意象形态。他的画作表现了湘西的风土人情，出现在画中的灰色的山崖、黑色的瓦顶、洁白的粉墙和若有若无的烟云，荡漾着一股静谧与淡淡的忧伤，洋溢着动人肺腑的诗意。画作中那些重叠的山、浓密的树、平和的山寨、丰饶的田园，那一道道有诗、步步有画的秀丽山川，时时在他笔下的“湘西村落”中，透出平和安详的悠远意境；开阔中见其幽静；古朴中露其清新；原始而不荒蛮……湘西的一草一木，一山一石，都有着深情厚意。在他笔下的



王金石作品《茶山新绿》。

写意山水画，与其说是形的展现，不如说是情的释放。《茶山》《茶山新绿》《山坳人家》《莲峰盘云》《青崖晓色图》《富春江》等，无不是“情”与“景”的交融之作。它们表现了大湘西的山川风情，巧妙地把作品的思想内涵通过塑造的湘西山水的艺术形象，潜移默化地告诉观者，促使观者同画中的景物对话，让人发现深藏于那里的隐喻和思想。这些作品有着令人神往的力量，唤起人们对湘西、潇湘的美妙胜景的追忆和怀恋，向世人展示了艺术家描绘大自然的杰作。

自隋唐以迄明清，画家的作品举不胜举，多少大家的长卷精品流传成为中华文化的瑰宝。如，国人尽知的宋代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元代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明末清初石涛的《搜尽奇峰打草稿图》，当代则有张大千的《长江万里图》，这都是真正的国宝。正是由于长卷的独特形式，既令画家神思自由驱遣，也有其样式幅面的尽收一图。对于古今的中国画家们来说，它似乎更有吸引力，令人纷纷乐此不疲。

王金石教授是中国当代山水画领域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家之一。创作一幅让观者荡气回肠、震撼心灵的巨幅山水画，是《锦绣潇湘·南岳衡山七十二峰图》背后老中青三代实力派画家都在追逐的梦想，需要他们几十年的厚积薄发、倾其才情，敢于挑战自我的勇气。

《锦绣潇湘·南岳衡山七十二峰图》画卷有两幅，一幅是长72米、高1.3米的线描长卷，一幅是长36米、高0.7米的彩墨长卷。画卷气势磅礴，浩瀚壮观：以衡山主峰回雁峰为首，长沙境域岳麓山为足，从湘江源头开始，绵延至岳阳楼入洞庭；画卷的山川地貌从遂曲折，忽而开朗；著名景点、红色遗迹、伟人故居（韶山毛主席故居）、文人先贤故居（齐白石故居、曾国藩故居）、知名建筑、人文景观、湘江沿岸的城市群，或聚或散，尽揽画中；线条之参差，山脉之肌理，均为势而用。画卷有崔嵬整肃之势，也有淹润华滋之美。南岳七十二峰的峰峦迭叠，潇湘之水由西向东的蜿蜒奔流，摄人魂魄的画面气息，无不令观者叹服于画家们的豁达胸襟、宽宏的气度和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这是一幅全景式勾勒南岳衡山的扛鼎之作。整幅作品笔墨酣畅，气象雄伟，云蒸霞蔚，郁郁苍苍。《锦绣潇湘·南岳衡山七十二峰图》长卷画，兼工带写，以水墨小写意青绿山水画的画法为主。通篇崖壁，画家们采用中锋、侧锋勾勒，斧辟、披麻等法交替，间杂渴笔皴擦，画出了饱经风蚀，河水涤荡后潇湘河山之魂。细读这幅“洞庭衡岳间八百里连绵山川”的巨幅长卷，观者会深深感受到，南岳衡山七十二峰是画家们创作的一个载体，他们是借南岳衡山书写心中对湖湘文化的挚爱，抒发对祖国大好河山的赞美。如果没有深厚的自然山水情感的积淀和丰富的艺术语言储备，以及独特的艺术表达形式，要创作出这样一幅必须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巨型山水画作品是很难想象的。这幅巨幅长卷，可以说是画家们描写中华民族精神的一首山水画交响乐，是一首用中国画写就的瑰丽诗篇。

王金石的“湘西村落”系列山水、南岳衡山长卷画，是一种艺术的美，也是一种心灵的美、思想的美，渗透着艺术家心灵的寄托，蕴含着深刻的思想表达。每一个怀念故乡情结的游子都能从王金石的艺术世界中读出自己回归家园的心灵之路，这也许就是王金石倾力营造“湘西村落”，他的创作团队营造南岳衡山的美妙胜景魅力所在。他们对湘西故乡和南岳衡山的感怀及情结，他们的回归家园的艺术之路，将为所有眷恋于故乡的游子带来思考和追寻，产生心灵的共鸣与共振。

翰墨飘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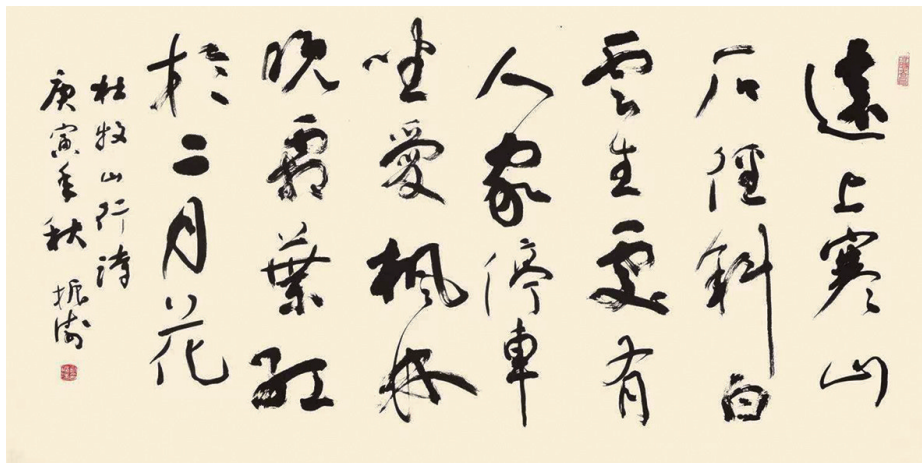
诗山振玉 墨海腾涛

贺迎辉

吾邑宁乡，沅山耸峙，洑水生波，一草一木，沾溉非常。家山风物尽文章，自来人文鼎盛；商周时，青铜文化滥觞；有宋一代，易被举状元而成儒学一代宗师；近世以降，云山书院开风气之先，至“四霸”而名重天下。秀才辈出，多得得益于湖山之助。

刘公振涛先生幼承庭训，少时久居谢氏宗祠，偶观壁上前贤墨迹，心甚爱之，旦夕临摹，积习成癖。日寇犯湘，族人延塾师以教子弟，公列其间，日诵四书五经，兼以吟诗作对，乐在其中，幼学功夫自兹始矣。及稍长，于书艺之心摹手追，未尝稍懈，屢于河上以竹枝画沙，潜心参悟，渐以书重于乡间。公雅好书道，盖趣味乘于此，持恒不辍，凡七十八年矣。

但凡书艺，取法至要，公之学书，初取法颜鲁公，用功最著，旁及柳少师、欧阳率更，转益多师，其余诸晋唐楷书大家，亦时有所参习，七十有年，几无一不临池者，用功不可谓不勤。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公一日三省，前贤警策，莫敢稍忘。心性必见之于技法道法，形之于笔，可见心中所想，此则有类作画，意在笔先，成竹在胸，胸中自有法度在。五百年间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及至中岁，公之阅历，识见渐广益博，乃服膺清季第一书家吾湘道州何子贞健笔凌云，转思变法。道州书艺，本取法乎颜，承其流风余绪而自有开掘，终成一代大家。前贤妙谛，公深以为然，心慕无已，朝乾夕惕，终古追陪，



刘振涛作品《山行》。

积久乃有所得，识者誉其“子贞襟抱，尤臻化境”，是真知书道之由来者。自中岁书风地骤有变，取精旧法成新法，半姓名家半姓刘，大得自家面目。数十年间，个中艰苦，所虑所思，所修所得，非两语三言可备述也。

公敏事慎言，不谄寻常酬应，待人行事但以真情、诚信示之。抑或因此，书艺于公不可谓不厚。公学书之暇，读书以自遣，循循前人“三分习字，七分读书”之训。为艺者，得其性而后求诸个性，悟字当先，得技进道，若胸中无文，则修谈一“悟”字，道法不传，下笔必无甚可观，唯余粗鄙俗气。纵览历朝传世法书，多书以文传，今之为书者或不通文墨，唯重技法而弃大道，下笔则谬误仍，是舍其本而逐其末。是故，有识者于书坛力倡自撰自书，其理昭彰。公少时就塾，于诗联等传统文学修习，自觉秉持，时有所颖悟，率手为之，颇抒怀抱，或记雪泥鸿爪，或证风雨江湖，信可乐也。

李太白云：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公深服其然，感乎韶光荏苒，年届八秩，乃应同道之请，选历年所作精品辑编一册以自寿，大著煌煌，人争赏之。余频年侍公左右，时有请益，获教殊多，乃有联赠公曰“大汉襟怀东洲气象；诗山振玉墨海腾涛”，以作高山之仰，用申祝嘏之忱。有言“（振涛）公之书承历代高贤，必有启于后昆”者，信夫！

光影聚焦



曾丽霞作品《谈笑风生》。

一个人 一饼茶 一座城

杨卫

安化，古称梅山，湖南省益阳市辖县，位于湘中偏北，资水中游，山水形胜，风光旖旎。总面积4950平方公里，山地面积达82%。自古以来，境内山多田少，山民大多以种茶为生。这片热土产茶的历史悠久，有“先有茶后有县”一说。茶因地而兴，地因茶而名。“千两茶”被誉为“世界茶王”，与“茯砖茶”的制作技艺同时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09年，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唯一冠名授予益阳市为“中国黑茶之乡”。

对于这样一个远负盛名的黑茶之乡，虽然之前也有人记录和报道，但大都流于表面，或是写几篇文章，或是拍几张图片。总之，都是走马观花，呈一鳞半爪。显然，这对于想了解安化及其黑茶的人来说是一个遗憾。

事实上，安化不仅盛产黑茶，而且山川俊美，人杰地灵。这里曾是梅山文化的发祥地。据《宋史·梅山峒蛮传》记载：“梅山峒蛮，旧不与中国通，其地东接潭，南接邵，西则辰，其北则荆，而梅山居其中。”因为“不与中国通”，自古就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文化。宋熙宁五年归顺后，梅山文化融入华夏文明，在丰富中华文化的同时，也焕发了自身的活力。故而，这里历代都有人才涌现，比如清代的两江总督陶澍、云贵总督罗绕典、书法家黄自元，以及现代诗人吴奔星、作家李旦初等，都是安化人。

2002年，酷爱文学和摄影的曾丽霞，来到安化工作。她被安化的自然山川与风土人情深深吸引，利用业余时间扛起相机，开始拍摄脚下的这片热土。在翻山越岭、走村串寨的拍摄过程中，曾丽霞对安化最为著名的自然特产——黑茶产生了浓厚兴趣。于是，由一饼黑茶而点燃内心的创作激情。一个系统的拍摄计划，在曾丽霞的脑海里逐渐清晰起来。

近20年里，曾丽霞始终心系于黑茶，把与之相关的自然生态与人文历史作为捕捉对象，几乎倾注了全部的创作热情。为此，她扛着笨重的摄影器材，顶烈日冒严寒，跋履山川，逾越险峻，数年如一日地进行实地拍摄。其足迹不仅遍布安化的田野茶山、农舍作坊，而且还远赴内蒙古、新疆、西藏、青海等地，进一步追踪湮逝在岁月深处的茶马古道，为安化黑茶保留了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献，同时也建构了一部属于她自己的生命史。可以说，曾丽霞已经成了安化黑茶的代言人，而她的摄影镜头也因为浸染了一方水土一方人，而变得浓情四溢，具有了大自然的纹理与人世间的温度。

曾丽霞关于黑茶的主题性纪实摄影，也使无数人认识了安化——这座偏于一方的古老山城，其旖旎的自然风光与内在的生命活力。当然，这一切都有赖于曾丽霞的忘我投入，也得益于她的摄影语言。与通常的即兴摄影不同，曾丽霞对于安化黑茶的拍摄计划，有着完整的理性逻辑，即以黑茶的生产营销过程为线索，沿途追踪拍摄，将茶叶生长、黑茶制作、营销路径，以及与之相关的自然景色、风俗人情等，一一进行挖掘，用饱含深情的镜头语言呈现出来。其中，茶叶作为主要的拍摄对象，又使曾丽霞的纪实摄影于宏观的叙事中中具有了微观的生命质感。正如她多次深入黑茶的制作工坊，捕捉茶农的劳动现场一样。其间，曾丽霞用自己的摄影镜头，一方面还原于客观真实，另一方面借助微妙的光影变化，刻意凸显出茶农的摩顶放踵与胼手胝足。正是通过这种观念的强化与技术的提炼，使得曾丽霞的镜头语言，深沉而厚重，温润而坚韧，于细致入微地刻画中增强了视觉的张力……

毫无疑问，是曾丽霞用饱含深意的摄影语言，揭示了安化黑茶的精神品质与价值内涵；反过来，也是安化黑茶的生长环境和人文历史，丰富了她的摄影语言。如果要总结曾丽霞摄影艺术的特点，那么这就是她的与众不同。即曾丽霞以一饼黑茶为观念支撑，展开纪实摄影对视觉语言的探索，由此引领观众进入一个城市的自然生态与人文环境，观照到了与之相关的所有生命。